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1  
24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杨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斯卡拉布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迪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95)

主席： 按照安理会以往各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雷布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已经收到了加纳、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五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上请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按照一般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那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加纳、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即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加纳代表萨姆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收到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的信。 这封信以 S/12304 号文件散发，全文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目前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各次会议期间，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威廉·汤普森先生发出邀请。”

有没有人反对安理会接受这个请求？

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 我不正式反对这个请求。 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讲一讲同我们未来工作的进行有关的一点。

在这次辩论中，有若干请求说，安全理事会应当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听取一些人的意见。 我们知道，第三十九条说：

“为审议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理事会提供情况或其它协助。”

如果在请求信中能够多少说明一下被邀请的人是谁，那么这对安理会在决定是否行使其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所享有的斟酌决定权，来听取既非会员国代表也非秘书处成员的那些人的意见时，是极为有益的。我完全没有批评威廉·汤普森先生的意思，我只是要说，在所散发的信中未载有关于他向安理会提供协助的资格的说明。

除非我们知道汤普森先生能够或不能够协助安理会；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就这么容易地默许，让他在安理会发言，未免有点奇怪。

我曾经说过，我不正式反对这件事。但是，我似乎觉得，安理会各理事国，特别是那些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提出这种请求的安理会理事国，也许在未来该注意这一点。

主席：我认为安理会同意关于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邀请汤普森先生的请求。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进行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就这样决定。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就你担任一九七七年三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里是一位争取民权的斗士，所以你具备着必要的条件，来更好地了解 and 更客观的认识这场关于南非问题的大辩论。

在开始谈到任何问题之前，我要就罗马尼亚最近发生地震，造成灾难，向友好的罗马尼亚人民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由衷同情之意。罗马尼亚人民是英勇的革命的人民，我们深信，他们一定能够克服天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也要和大家一道，向伊朗人民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也是同一个灾难的受害者。

贝宁本身最近成为一项卑怯的侵略行径的受害者，当看到促使第三世界进步政权动荡不安的罪恶势力越来越决心把它们的破坏活动硬搞到底的时候，贝宁更加觉得心灰丧气。卑怯地谋杀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同志的行径，是侵

害各国人民自由的又一项罪行,显示了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各国人民必须保持动员状态,以对一切外国的支配势力进行协调一致的坚决斗争。

通过我,贝宁人民愿向刚果兄弟人民表示我们深挚的、战斗的同情。暗杀恩古瓦比同志,只不过更有助于增强刚果人民决心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现在谈到我们面前的议题,即南非问题,我国代表团愿强调,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全体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切。种族隔离彻头彻尾是一种强加于人类的空前最残暴的和最不人道的殖民制度;目前它不仅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而且也对整个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潜在的危机。

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向安理会详细叙述种族隔离的来龙去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成员、以及从事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各国家组织和各国际机构多年来所进行的非常审慎而客观的努力,我们目前拥有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明确而客观的文件。由于该项文件现在人人可以获得并且可以自由研读,所以不难说明下列问题。

第一,白种人种族主义少数派目前自称代表西方文明控制南非,这个种族主义少数派是从那里来的?它们代表着什么?我国代表团仍旧根据现有文件,回答上述问题,可以这样说:这个白种人种族主义少数派来自欧洲,它们受到怂恿鼓励,精心构建其控制和残酷剥削南非黑人的制度。

第二,尽管人人都同意谴责种族隔离,愿意大声高呼需要将之铲除,为什么这个如此不人道的制度今天还是象个铜墙铁壁,还是那样受到保护呢?我国代表团愿在这里公开这样说,来答复这第二个问题:说句公平话,必须承认那些无耻的负责帮助加强该制度的,实际上都是西方大国,它们只是口头上同我们一道骂骂种族隔离而已,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果断措施来将之铲除。事实上,关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独立非洲和全世界人民,都亲眼目睹长期存在于西方大国和南非白人少数派殖民政权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以及密切政治合作。不论在经济、军事、政治、科学、核子、外交、文化或运动方面,同西方的合作一直都在加强,加强到令

非洲各国人民有很好的理由感到关切和感到无法信赖的地步。

无须追溯西方帝国主义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的合作的详情，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比勒陀利亚政权象这么多的发言人已经说过的，因得西方大国之助，目前成为一座军事堡垒，用于压榨和杀害该国的当地人民。从沙佩维尔到索韦托，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者的罪行罄竹难书。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就是依赖这个军事力量，一贯顽拒把正当的自决权利给予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正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不化和所树的坏榜样，才使得史密斯和他的小集团现在觉得可以在南罗得西亚为所欲为。

每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比勒陀利亚电台播向自由非洲的反非洲宣传，大放厥词说：

“南非共和国强大无比，足以镇慑和惩处任何冥顽不改的非洲共产党徒。

南非共和国巍然屹立，捍卫西方文明和消弭共产主义危机。”

著名的“穷追政策”就是从这种想法发展出来的；这种政策造成了许许多多侵略行径，并且曾经对战斗地带内的许多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究竟为了谁而决定不顾‘压力’，推行一种侵略和残暴剥削的政策——一种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的政策呢？这个问题的答复对我们来说是有根本重要性的。根据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显然在帝国主义控制和剥削非洲的战略部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控制着一条战略航道，即著名的好望角航道。大家知道，这条航道在欧洲的所谓工业革命期间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第三世界国家相当多的财富是经过这条航道从非洲大陆流到了那些支持种族隔离的国家的口袋里头。

南非拥有丰富的战略矿石储藏；那些矿石对发展西方的挑衅和侵略的机器极为重要。因此任何人都别想在这方面来混淆我们。

比勒陀利亚政权断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块禁地，而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决不可能与之有和平或妥协的敌人。对我们非洲来说，显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同南非进行任何对话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所了解的唯一语言就是暴力的语言。阿扎尼亚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了解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种语言。

通过在索韦托的叛乱和在把黑人当作动物来统治的南非的其他地方的叛乱，阿扎尼亚人民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正在日益觉醒中，这种觉醒是导致最后和彻底铲除那个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政权的最后武器。事实上，这就是殖民主义者所最惧怕的——即阿扎尼亚人民的觉醒将成为战无不胜的武器，而且的确也已经是这样的了。

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一样，贝宁人民将尽力支持阿扎尼亚人民进行斗争，以达成他们的自决，恢复他们的尊严和他们不容剥夺的独立权利。

最后，如果西方大国真的要看到和平解决南非问题，并且同时解决与它有关的一切其他问题——例如纳米比亚问题、罗得西亚问题等——从而避免在为时过晚之前发生大流血，那么它们就必须明确地承诺立即停止向比勒陀利亚政权输送一切武器的行动，必须承诺终止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任何合作。它们还必须承诺帮助黑人多数不仅在南罗得西亚获得权力，而且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取得权力。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赖亚力先生（中国）：当前，伟大的非洲人民正在向野蛮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发动进攻。津巴布韦自由战士的队伍迅速扩大，频繁出击，给予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以沉重打击。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深入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去年六月索韦托惨案以来，英雄的阿扎尼亚人民针对罪恶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掀起声势浩大、震动世界的群众性抗暴斗争，这是继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惨案以后，阿扎尼亚人民新觉醒的重要标志。斗争烈火很快从一个非洲人聚居区，扩展到南非四个省中的三个省，从索韦托迅速蔓延到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许多大中城市，从青年学生扩大到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广大群众。斗争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波及地区之

广，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在斗争中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指出：关键“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要求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现黑人权力”从而把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出现这样高涨的形势，是种族主义政权长期实行残酷种族压迫和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南非当局为了加强对阿扎尼亚人民的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以来，颁布了多如牛毛的“种族隔离法”、“公共治安法”等推行种族歧视的法令和条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至社会生活各方面残酷迫害非洲人。南非反动当局将一千六百万黑人圈在只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十三土地贫瘠的“土著保留地”内，而三百余万白人却霸占着百分之八十七的肥沃土地。饱受白人种族主义者剥削和压迫的千百万黑人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南非成为名符其实的非洲人的人间地狱。在它们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南非殖民当局还同南罗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相互勾结，支持史密斯政权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南非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及其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激起阿扎尼亚人民和广大非洲人民的坚决抵抗。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万恶的殖民统治，从而在根本上铲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制度。

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正加紧玩弄反革命两手策略。不久以前，在它所搞的“种族和解”、“对话”、“缓和”的伎俩连续失败之后，它又在南非把“班图斯坦”计划改头换面，导演了一出“特兰斯凯”假独立的丑剧，妄图通过所谓合法形式，把种族隔离的枷锁长期套在阿扎尼亚人民头上，继续维持其种族主义统治；此外，它在纳米比亚，又搞拼凑傀儡“过渡政府”的骗



局，妄图借此削弱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达到永远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目的。但这些丑剧和骗局一出笼，就立即被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戳穿并受到严厉谴责。在此情况下，南非反动当局在继续施展政治阴谋的同时，又强化了对阿扎尼亚、纳米比亚人民的暴力镇压和对周围的非洲独立国家的武装挑衅，再次向全世界人民表明种族主义者的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在南部非洲人民同种族主义政权尖锐斗争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也加紧了对南部非洲的角逐。一个超级大国正在想方设法，力图保住它在那里的巨大的既得利益。另一个装扮成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野心勃勃，打着“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处心积虑地分化民族解放组织，破坏非洲国家间的战斗团结，加紧向南部非洲进行渗透和扩张，妄图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霸权。最近，社会帝国主义纠集了大批雇佣军，悍然对扎伊尔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这是它坚持与非洲人民为敌的最新例证，也是它企图称霸非洲的狂妄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南部非洲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就必须把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拒狼防虎”，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破坏。

阿扎尼亚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是整个非洲大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坚决支持。去年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星期的热烈辩论。广大第三世界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踊跃发言，愤怒声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滔天罪行，积极声援了阿扎尼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三十一届联大不但通过了谴责南非当局导演的特兰斯凯假独立的正确决议，并且在关于“南非形势”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南非的被压迫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来实现他们的正当权利”。大会决议再次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这是完全正当的。此外，最近在开罗举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届非洲—阿

拉伯最高级会议强烈谴责了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有力地声援了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会议生动地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中的战斗团结正在不断加强。

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贯坚决同阿扎尼亚人民、纳米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以及伟大非洲的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要求。我们主张安理会应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行，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责成南非当局停止对阿扎尼亚人民的一切镇压和迫害；呼吁各国人民和政府支持和援助阿扎尼亚人民和其它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主席曾经预言：“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们深信，伟大的阿扎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取得更大的胜利！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国代表团附 and 先前几位发言代表在这次辩论中对你表示的一切赞美和颂扬。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这次重要的讨论将是最有益的，特别会有助于符合我们英勇斗争中的非洲同胞的期望，而这次辩论正是为了他们而召开的。

因为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我要向安理会的新理事国：印度、毛里求斯、委内瑞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加拿大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它们成为理事国将促进理事会工作的成功和有效。

另一方面，我很难过地向罗马尼亚和伊朗代表表示我们深刻的同情，因为地震袭击了他们的国家，造成惨剧，引起了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三天前，国际社会于南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在沙佩维尔犯下残酷大屠杀十七周年的悲伤时际，庄严地纪念了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沙佩维尔惨案当然不是邪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唯一的或最后的一件罪行。实际上，该政权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系列的罪行和大屠杀。沙佩维尔惨案后又有成千成万人被拘留、拷打、伤害和杀死；就在去年六月，种族主义政权又在索韦托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上个月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发出的呼吁中证实，自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以来，在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中确实知道至少已有14人死于保安警察之手。

全世界对种族隔离的可恶罪行的势不可挡的谴责是最感人的。但这种全世界的谴责对苦难中的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什么救济？当那几个假装痛惜和谴责种族隔离的大国，其实自己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最密切勾结者兼真正的保护者的时候，几百个决议、决定、谴责和表示同情的声明，对这些被篡夺领土上的被压迫人民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度考虑南非的危险局势。它这次能够采取所需要的有效措施以结束这种悲惨局势，象它依照《联合国宪章》有义务和责任作的那样呢，还是它将再次满足于一个冲淡了的决议，其价值连印它的纸张都不如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执行呢？今天锣鼓喧天，大谈甚么人权和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的那几个大国，也将鼓吹非洲人民应有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呢？还是它们将要再用否决权，以保护凶恶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呢？

今天人人知道，若不是因为某些西方国家和类似的种族主义政权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给予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以默默的支持和鼓励，那些邪恶政权绝不可能至今还继续存在。

大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通过了不下十一个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学领域同南非政权勾结。科伦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认为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组成的种族主义轴心的北端。该会议宣布：

“由外来殖民主义移民在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建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兼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丑恶特性，因为它们全部实行种族主义，对当地人民实行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压迫、占领和外国统治。这些政权组成了一个旨在于统治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种族主义轴心。”（A/31/197, 附件一, 第18页）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第31/6E决议单独强烈谴责的对象，因为它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不断增加。

实际上，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合作远较两个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间的传统合作更进一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间的相似，远超过两个实行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政权间的共同一致性。毫无疑问地，除了南非和以色列以外，没有其他实体采用种族或宗教优越的神话作为该国的根本法律。在比勒陀利亚，因为你是白人所以你是优越的；在特拉维夫，除了你是白人以外，还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你是优越的。在南非，他们自称为“上帝的特选种族”；在

以色列，他们自称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两个政权都压迫当地人民，并把当地人民的的活动范围限于孤立的集中居住区和村庄。两个政权都以移民殖民主义作为侵占土地和赶走原来居民的手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阿萨德在本月早些时候在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非—阿最高级会议上他所发表的重要讲话里，把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同样威胁着非洲和阿拉伯区域的共同危险。阿萨德总统指出：在非洲，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控制着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而在阿拉伯区域，则是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基地：以色列控制着，它们体现了移民殖民主义的罪恶。

阿萨德总统确认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一丘之貉。这些政权不过是同一概念的化身，这一概念发源于以不正义和否定合法人民的权利——实际上是否定他们的生存权利——为基础的不道德的种族优越论。

第一次非—阿最高级会议在其《政治宣言》里重申，有必要加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统一战线；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歧视、种族隔离和宗教隔离，特别是谴责“在南部非洲、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和非洲土地上出现的种种形式的歧视、种族隔离和宗教隔离”（S/12298, 附件, 第5段）。

在非—阿最高级会议《政治宣言》第6段里，非—阿最高级会议要求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定期交流其成员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进展情况，以便使成员国能在这方面发挥有效和积极作用。”（同上，第6段）

非—阿最高级会议还决定，应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以及其他一切国际机构内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便：

“只要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的政权坚持奉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侵略的政策，就谋求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着重在国际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这些政权。为此，最高级会议认为必须在政治、外交、文化、体育和经济方面继续对这些

政权实行全面抵制，特别是要对它们实行石油禁运。”（同上，第8段）

最后，非-阿最高级会议完全相信巴勒斯坦、中东、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事业是非洲-阿拉伯的事业，决定：

“…全面支援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而斗争的人民，全面支援紧靠着对阵地区的援助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国家。”（同上，第10段）

国际社会不能容许南非的悲惨局势永远继续下去。通过决议或发表谴责再也不够了。必须打败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迫使它们把权力交还给绝大多数的当地人民。为害非洲大陆三十多年的种族隔离必须立即废除，必要时，由联合国出兵将其废除。

必须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驱逐出纳米比亚。合法的大多数人必须能掌握津巴布韦的权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然以致力于争取每一吋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解放的相同决心，致力于争取每一吋非洲领土的解放。自由与和平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象卡特总统几天前说的那样，中东的和平已期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那么非洲的和平已期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实际上，种族隔离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悲剧是在几乎同一时间开始的。种族隔离在一九四八年成为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官方政策；也就在那一年，巴勒斯坦被肢解，开始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的最近一章。

非洲和中东不仅期待和平已有三十年之久，它们期待正义也已有三十年之久，因为没有正义就不能建立和平。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威廉·汤普森先生，他是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同意邀请的。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汤普森先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你以前在全基督教运动的同事亲自向你祝贺和问好。

我很遗憾，并知道你也和我一样感到遗憾，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秘书长菲利普·波特博士无法接受你的邀请来到这里从全基督教运动的角度论述南非局势。我很高兴能够接受你的邀请，代波特博士出席。我代表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对你邀请我参加这次讨论表示感谢。

我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由全世界289个新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教会组成的团体，代表约4亿名基督教徒。我是世界基督教新教联盟的会长。这个联盟是一个由基督教长老会和公理会教会组成的国际机构。世界联盟包括85个国家的143个教会，会员在5,500万人以上。我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协进会包括30个东正教和新教教会，总共大概有4,200万教徒。我也是美利坚合众国联合长老会会议的会议执事。我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代表这些基督教团体的所属教会发言，更不是代表这些团体的个别教徒发言。我今天是以身体的身分出席。

我的专业是律师，在获选担任现在在联合长老会的职位以前，我执行律师业务有20年。初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在美国陆军服役。当时我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助理检察官。该法庭审理包括东条英机将军在内的日本领导人。我在一九七三年访问过南非，在一九七五年访问过莫桑比克。

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教会、联合国和全世界的宗教和道德信念的侮辱。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制度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其影响，其表现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法律和做法。但它关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违背了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意义，全人类的人性和命运。种族隔离是纯粹为了种族原因而对一个民族施加不正义和压迫的一种形式，是剥夺所有人民理所应有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简直连生命也要加以剥夺。从宗教的意义来说，种族隔离破坏了相信上帝为所有人类的创造者的那些人的同胞感。

《宪章》第一条和《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原则都载列了联合国所关心的事项。《宪章》第一条讲到“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实际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实现正义，和从一个压迫人民和剥夺基本权利的制度下获取解放；第二，如何避免因这种特殊情况所形成的对和平的威胁而导致世界性冲突。

关注的重点在于两个制度。首先是存在于南非的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其次是种族隔离制度赖以存在的国际制度。这种制度支持南非政府，并使它得以继续推行其践踏《宪章》和《宣言》的政策；通过售卖和转让为支撑极权制度而使用和所需要的技术和武器，巩固了南非的军事和警察结构。这种制度通过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活动，和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有利可图的投资和贷款的继续源源流入，加强了南非的经济结构。

我知道安理会审议中的决议草案所关涉的是第二个制度。我虽然不能对这些具体的决议草案表态，但我荣幸地能够将教会对这个事项的态度告知安理会。

五十多年来，全基督教运动的教会一直都对种族主义表示深切关注。这并不是拒绝承认，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教会本身就犯了种族主义的罪过。但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间，教会发表重要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全基督教声明，大约有30次。南非已成了中心问题，因为它所实行的是最赤裸裸的、最有系统的、和最恶毒的种族主义。

我参加了一九六八年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大会吁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积极展开一次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并“推行一项应急方案，指引协进会及其属下教会处理种族主义这个急迫事项”。当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已经更能代表世界基督教徒的意见，第三世界的迫切问题在其日程上已开始占有优先地位。乌普萨拉大会是在小马丁·路德·金逝世的阴影下举行的。



原定由他在开幕礼拜仪式中充任特邀讲道者。在这个气氛之下，大会被要求以行动来替代语言。

结果是协同属下教会举办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反对种族主义方案，表示与被压迫种族的团结。我参加了一九六九年协进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特别指出，白人种族主义是当前种族冲突中最危险的形式。南非受到特别注意是理所当然的。中央委员会在坎特伯雷开会，认可了反对种族主义方案的详细内容。

主席先生，我知道，因为你参加了制订和执行方案的过程，你对方案的内容是知之有素的。

反对种族主义方案及诸如基督教国际事务委员会等其他协进会机构都曾试图从被压迫民族的观点来解释南非的解放斗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人道事务方案——主要是卫生和教育——方面，向南非解放运动提供了经费援助，但援助数额非常有限。无疑的，比较重要的倒还是道义上的支援。不论在教会内外，因教育而产生的影响都相当大。十多年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一直推行了援助方案，援助南非的被压迫人民，和那些为了同不正义进行斗争而沦为难民的人。

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在乌德勒支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决议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本身应撤回投资在那些同南非有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公司的资金。第二项决议吁请属下教会、基督教机构和个别基督教徒运用影响力，迫使大公司撤回在南非的投资，停止同南非贸易。这类行动还有象征性和教育性的效用。

我也参加了一九七六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在那次会议重申支援在南非发生的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并宣称，“南非的庞大军国主义，加上主要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积极合作，为之撑腰，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威胁”。会议吁请“在同南非保持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国家的属下教会促使其本国政府终止这种勾结；并加强努力，劝阻白人移民南非”。最近，在今年二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会谴责了南非监狱对被拘禁者施加酷刑和杀害被拘禁者、以及不经审讯即行拘禁人犯的行径。

美利坚合众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一九六三年，协进会在谈及人权的意义时曾说：“剥夺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和自由不仅是危害人类的罪行，而且也是对上帝的罪过。”同一声明还提请注意，世界社会没有能有效地实施《世界人权宣言》。同时又特别指出，“在南非共和国没有种族平等……”。声明要求“我国（美国）公民和我国（美国）政府重新致力于在日益扩大的世界社会中关心到与人权有关的多方面的问题，从而致力于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正义和自由，使世界和平更为巩固”。

一九七五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特别谴责了“南非政府不顾国际上几乎是一致的反对，继续执行其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策；施加酷刑、监禁和不经审讯拘留人犯的压迫行径；剥夺黑人多数的投票权和占有土地的权利；以及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也谴责了“援助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府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各种教派都以多种多样的行动支持这类声明。行动包括了支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反对种族主义方案，和拟定通过股东的行动影响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公司的办法。这项工作现在正由教派间企业责任问题中心协调进行。该中心得到14个基督教团体和150个天主教教派的支持。各教会还在美国国内进行教育工作。它们还以各种方法设法同南非各宗教团体保持联系和团契关系，对它们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和鼓励。

关于军事局势，我相信，通过售卖或转让，从任何来源流入南非的武器、物资和军事技术都是为了要使代表少数人的南非政府能够有压迫和控制多数南非公民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该国政府为了阻止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和长期维持其不正义的统治，已不惜使用更多的暴力，我们对此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如果不能达成重大的改革，被压迫人民就会越加感到绝望，使他们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为此理由，我对南非政府继续获得军事援助很是担心。我知道若干国家，包括美国，表示它们正在自愿基础上禁止销售和转让武器。这种有限度的努力并没有能有效地制止压迫行动。牵涉到主要大国的逐步升级的国际冲突的危险仍然存在。所以，我认为通过强制性的禁运，象对罗得西亚实施的禁运，停止一切武

器、物资和军事技术的销售和转让，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南非的经济局势就是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劳动。南非利用原应是全国公民共同继承的财产的自然资源，来为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许多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继续给予支援的作法，帮助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长期继续存在。

我相信，为了对付这种经济上的支援，采取经济措施是一种可以容许而且有必要国际行动方式。我相信，关于停止政府或私人的新投资和新贷款的要求已经越来越迫切，现在时机已经来到，应该要求跨国公司关闭在南非的分支公司，尽早撤离南非。已经有六个美国教会和两个天主教教派向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提出了股东决议案，要求停止在南非的活动，撤离南非。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相信时机已经来到，国际社会应该在经济上抵制南非。

两星期以前，作为同南部非洲教会的经常对话的一部分，一些教会领导人在纽约、马西聚会。参加那次协商的包括有来自南部非洲的20多人，以及其他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教会领导人。那次协商的文告载有下列声明，简要地说明了全世界许多教会的立场：

“我们所特别关注的是，使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摆脱压迫、获得解放，并进而谋求发展，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我们的聚会并不是支持任何政府；这是一个宗教聚会，因为我们为正义而努力，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知道人类生命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到上帝的关顾。因此，基督教社会必须要同任何剥夺人类尊严、平等、自由或甚至生命的任何力量相对抗。我们要特别加以肯定的信念是，基于种族原因而剥夺人身价值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是罪恶的。”

主席： 谢谢汤普森先生对我的美言。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苏隆德赖贝先生（马达加斯加）：由于我国大使出使在外，所以我有这个荣幸，代表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向你，主席先生，祝贺。你必当知道我是多么地愉快和衷心地满意能这样做。我要向你保证，你会得到我们全力支持，并且我相信你的主席职务将会非常有效地完成，因为我们知道你对南部非洲问题有着丰富的认识，而且还曾亲赴当地与最高阶层的政府首脑研讨过这些问题。

本组织处理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到如今已有三十年，但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更不必说问题已变得更复杂、甚至更危险，因为其影响所及，一方面威胁到被压迫人民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还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主持公道，尊重他们的人类尊严，承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达不到的目标，尽管这些受害者、保护和帮助他们的解放运动，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各国政府或各国际组织都曾协同作出了努力。

先我发言的已有这么许多人，他们生动地叙述了南非大多数非白人暗无天日的处境，也许我根本不必再重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要简短地说明我国政府对正在辩论中的问题的演变经过的看法就行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压迫人民的国家实行欺诈，但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政治觉悟仍然一天天地提高，并且正在更加明确地重新得到肯定，到如今，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已不再能无视现实情况，即整个世界已对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它的罪恶行为提出责难。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许多的苛刻的法令和专横的决定，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恫吓行为，但占多数的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正在急剧地高涨。民族主义已经有了组织，其信徒既不会放弃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想望，也不会舍弃他们应有的雄心壮志，即有朝一日当家作主，从种族隔离主义的镣铐下解放出来自行主宰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扎尼亚的命运。即使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我们当中经

受过同样的迫害、离间和剥削的人，却一点也不难了解和支特这些目标。

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勒陀利亚事实上的权力当局面对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惊恐万状和加紧镇压的情景，使该政权的政治基础发生了无可弥补的裂痕，同时也挫败了该政权为了想在国际社会多少能受人尊敬和为人接受而作的努力。

我们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所陷入的精神错乱状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那是一种极度的恐惧，一种怕得要死的恐惧，使得沃斯特和他的徒众们不能认清他们真正利益的所在，使他们倒行逆施、胡作妄为，不仅不能为自己争取新的朋友，徒然无益地浪费了精力，反而会使他们指望着要赖以维持自己权力的那些人也变成了可能的敌人。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竟然会在人民中散播死亡、颓废和仇恨来提高自己的权力感，同时为了自身的经济福利，却又非有这些人民的劳动力和友善意念不可。四百万种族主义者的心理真是非常怪异，他们为其他人类所谴责，却仍然决心要以武力来长期维持一个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奇特而又荒唐的世界。真的，人们怎么能解释每一个南非的白种公民要有两枝枪？人们又怎么能解释南非的军事预算从一九五三年的4,150万兰特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150,000万兰特。多数人的正义事业必然会取得胜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南非的反扑是徒劳无功的，是不合情理的。但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其所采形式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统治权力的原始和蛮横的欲望。这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作者的意见可说是不谋而合，我们在文章中读到，当南非种族主义者被迫在抓住统治权力与多数人民和解、或被推翻的三条道路中有所选择时，所选择的是紧抓统治权力，对多数人民丝毫也不肯作出任何让步。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等解放运动对那项决定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他们不相信谈判可以解决问题，他们不相信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会经由突然悔悟或突然慈悲为怀的伪善行动而得以实现，因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放弃自己的特权，除非

是一心向善的善心人，沃斯特那帮人决不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要讲到我们已注意到的第三项事实，即南非的对立双方各执己见，已完全无法进行商谈，在每隔一个时期的对抗性的会谈中，也只是互相以粗言暴语进行谩骂而已。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变呢？这只有等到将来才能分晓，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是够悲观的。

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和许多其他政府一样，知道如果要南非有所改变，就需要有一些外来的刺激因素。我们深信，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最能够成为这种刺激因素。当今的国际局势有利于本组织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由于某些不仅对宪章某些条款的解释、而且也对南非必须有的变革的性质有某些意见分歧，本组织的道德威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应该不再斤斤计较或忘却干脆过去使我们意见分歧的关于南非政权的殖民或非殖民性质的法律论点的时候了。我们看来，在我们当中一向存在着关于谴责种族隔离主义的共同意见，现在应该能越过这一点，再向前走一步。现在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在南非建立多数统治的目标，唯一可能仍然存在并阻止本组织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障碍将是在辩论时牵涉到某些特定国家集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

当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个论坛就事论事地审查南非问题，不用再牵连到我刚才所说的特殊考虑时，我相信，本组织就可以重新取得团结感和威望，并发挥其真正的效用。

现在再说比勒陀利亚政权严重违反了宪章的精神和文字，无数次地违反了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或是与本组织的权力相对抗，都是多余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是，无论从事实和法律来说，都应该要适用宪章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当前的局势是，已经不能不顾宪章的这些规定，不论在适用上有多么棘手或困难，都必须彻底地执行，绝不能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为这样将助长比勒陀利亚事实上的权力当局继续维持其傲慢和顽强的态度。安全理事会最坏的作法，就是不采取行动。

为了清楚说明我们的主张的更深切的意义，我愿声明我们所关心的不并不是惩罚措施，虽然对南非公民的生命、福利、自由和人身尊严所犯下的罪行都应该要加以纠正并给予补偿。我们知道烈士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也知道，那些压迫人民的人在解放革命的风暴中必将自食其果。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要安全理事会采取非洲国家和它们的友邦根据大会各项决议所提议的一切措施。那些措施都是在宪章规定的范围以内，不能说是过份。但采取这些措施将意味着国际社会现在已联合一致，以行动来实现其支援各地解放运动的愿望。这将意味着在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各会员国已决定挫败那些仍然不肯放弃在非洲永远维持白人优越地位的力量们的顽强反抗。采取这些措施将意味着我们最后已决心要不让那个非法政权获取经济上、军事上或甚至政治上的支援，使他的存在“不稳固”。

我国大使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就同一问题发言时，特别说到，只有使非洲人的武装解放斗争和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要做到彻底根除那个祸害，这两个组成部分就缺一不可。我们现在不仅应在物资上援助各解放运动，并且应使这些运动成为一切目的在于在南非重新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当局的国际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这样说，决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充分意识到，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我们的阿扎尼亚弟兄，为他们作好准备，让他们在完全自主独立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国家事务负起责任。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的美言。

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对阁下担任这个月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热烈祝贺。自这项辩论开始以来，你的表现已经证实你是一位能干的舵手。前面几位发言者已经说过，你在本国就是一个人权领域的坚定不移的行动家，在这方面你有丰富的经验，这对于你处理安理会目前的问题是极为有用的。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你担任联合国的目前任务以前，你曾到非洲去熟悉这项危急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深信你能够引导这个辩论胜利结束，并祝你一切顺利。

安理会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种族隔离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严重问题。我们所谈的政治制度是南非社会制度所根据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和错误的种族优越主义制度，我们所谈的社会是一个绝大多数黑人纯粹由于种族原因，被少数白人统治并妄图永久统治下去的社会，这个制度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欧洲人一六五二年来到南非以来即存在的政治制度。

南非曾经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一直维持到一九一〇年南非联邦成立为止。一九一〇年后，南非实际上是处于荷裔南非白人的统治下，因为从那时起，南非的总理必然由荷裔南非白人担任，他们多年来蓄意建立一个在一九四八年被称为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治体系，在这一年，种族主义正式制度化，成为南非社会组织的基础。不论它处于那一种统治下，种族主义确实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南非社会组织的基础。

种族隔离是那个种族主义政治体系的最新的阶段也是它最恶毒凶残、最暴虐的阶段，它事实上只是在一九四八年才制度化和加以实行的。从此以后，政府控制了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和社会等所有国家权力机构，并通过电台控制了宣传工具，现在更控制了电视，从而巩固其种族主义统治。事实上，种族主义一直是南非政治史中最主要的、持续最久的内容。

现在，当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们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在最近将来也不会考虑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当他们大胆地、傲慢地宣称他们不惜在世界上遭受孤立也要维护种族隔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当他们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们所表达的是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的极其危险的感情和偏见。

在一八三〇年，现在这些领导人的祖先离开当时被称为开普殖民地的地方来到南非内陆，把它殖民化，并剥夺了非洲人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归白人所有，而黑人只拥有百分之十三的土地。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离开开普殖民地是因为他们眼中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表示要给予非洲人一些少得不能再少的民权——而事实上这种改变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荷裔南非白人离开开普是为了要在他们可以维持“黑白正当关系”的内地建立国家。事实上，南非内陆第一个能够存在的荷裔南非人国家德兰士瓦的宪法就明白地宣称“在德兰士瓦，黑白之间不论在教堂内或国家内都不能平等”。这是一八五〇年代早期的事，但是，这个宪法的精神正是南非现有宪法的精神。一八五〇年代的早期国家的精神就是现在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的精神，这种共同的精神就是种族隔离。

就是为了维护这种政治制度，荷裔南非人多次和英国人交战，当时英国人之所以作战，主要并非为了人权，而是为了控制约翰内斯堡地区的丰富金矿。

应该注意的是，殖民国英国和荷裔南非人经过谈判所议定的南非联邦宪法，为恶毒地排外的荷裔南非人民族主义的抬头铺平了道路，这种民族主义在一九四八年取得胜利。遏制这种民族主义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尤其是殖民国谈判的对手是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的英国和布尔的战争中刚被打败的民族。

一位南非白人历史学家在撰写南非历史中这一悲惨事件时指出，南非白人进行了妥协和勾结而牺牲了非洲人。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情中，没有一件事能够否定这项极有观察力的论断，因为自一九一〇年以来，这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

今天，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期间，在联合国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十年中，让我们保证我们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政策卓有成效，使未来的历史

学家不能指责我们同种族隔离国家勾结。直至今天，无论是在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中，联合国某些国家在投票方面的表现将使它们难免受到这种指责，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上面所说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种族隔离在南非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因此，如果要使任何消除种族隔离的建议或方案真的有效就必须承认这一严峻的事实。

我们所面对的是气势嚣张的少数人，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大量种族主义思想的灌输，以致不可能指望他们自动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在这方面，历史对我们应有所启发。这个政权一贯公然蔑视世界舆论。面对着国际的指责，这个政权实际上在变本加厉地加强其种族隔离制度和南非人民的压迫。最近在索韦托对无辜学童的屠杀就是最好的例子。

国际舆论呼吁和告诫南非领导人放弃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可是他们至今仍然无动于衷。

那么，这就等于说，如果要避免南非的这个政治毒瘤的继续存在所必然引起的动乱，就必须动大手术。安理会内外的某些国家有力量 and 影响力去迫使比勒陀利亚放弃其疯狂的做法。让那些基于人道立场起码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心的国家，协助稳定这个充满爆炸性的局势吧！

在处理南非问题时，我们决不能抱有幻想，决不能被南非政权正在试图向世界兜售的一些表面变化所欺骗。

南非政权告诉我们，南非国内卑劣的种族隔离正在消亡，黑人现在可进入过去白人专用的公园，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旅馆现在向黑人开放，多种族的体育运动将可以进行，在政治上，非洲人可以在班图斯坦内行使其自决权利，图尔恩哈勒体育馆内的谈判不久将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等等，说个没完。

这些只不过是烟幕而已，而且是危险的烟幕，因为那些在南非问题上经常只看到幻象的人可能会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开端。我说这是危险的，

因为这只能削弱世界各国在反对南非问题上的团结。这些都只不过是南非政权的缓兵之计罢了。

我们唯一能够接受的转变是政治上的转变，即消除种族隔离和给予所有南非人民——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真正的政治权利。

我们不断地听到一种论调说，和平转变是大家所能接受的在南非促成所期望的改变的方法。对于非洲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南非黑人来说，这不是什么新论调。事实上，对全世界人来说，和平解决纠纷总比打仗好。

在这个问题上，南非黑人不需要别人向他们说教，因为在整个非洲大陆的非洲民族主义斗争历史中，他们的斗争是一个最长久的和平的斗争。可是种族隔离国家却一向用暴力来镇压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因此，在南非和平解放运动的路程上，遍布了和平抗议者的尸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沙佩维尔事件应是解放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就在这一天，种族隔离国家用暴力迫使南非人民进入地下以新的方式进行斗争。经过沙佩维尔事件后，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到了最近一九七六年，居然还会发生索韦托的和平抗议事件——这些抗议遭到了沙佩维尔事件的同样命运。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向来主张和平解决而不主张战争——因此它发表了卢萨卡宣言，而南非则本着其一贯作风以倨傲的态度蔑视这项宣言。南非的顽固态度和暴力手段迫使南非人民也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

博茨瓦纳总统赛雷茨·卡马爵士一九七六年在纽约美国外交学会上发言时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告诉听众说：

“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同意，以和平方式来改变南非的日子已差不多过去了”；

他然后说，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主要是因为那些压制南非人民的人所选择的是战争的道路而不是和平的道路”。

他进一步说，非洲人原则上同意那些反对以暴力手段来进行改革的人，但是非洲人

“不同意那些拒绝正视南非自由战士为什么要以暴力手段进行改革的原因的人”。

如果南部非洲少数政权放弃它们的灾难性的路线，愿意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便把权力转移给多数，各解放运动就肯定会一如既往地愿意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一无所惧。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种族战争。我们非洲人已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战争，因为不仅对非洲来说，而且对全世界来说，这种战争都会造成极坏的后果。贵国总统最近警告大家，威胁整个南部非洲的种族冲突正在扩大。

我们就生活在非洲这部分地区；我们伟大的非洲的这部分地区有极大的增长和发展潜力，因它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肥沃的农田，渔产丰富的河流和海洋，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以及可以为其产品提供广大市场的大约五千万人口。但是只要各少数政权——其主要中心或神经中枢就是南非——继续存在，这些潜能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南部非洲的局势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南非向罗得西亚提供主要的商品，包括战争物资，该政权在南非的充分支持下，对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没有种族隔离主义的南非就没有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叛变政权也早就垮台了。

南非吹嘘它拥有蓬勃发展的军火工业。据报南非不久将拥有核武器。种族隔离政权，不顾国际法院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各项决定，正在大大地加强纳米比亚领土的军事化。

该政权现在已修正其国防法，因此当它觉得它受到威胁时，它的武装部队可以在赤道以南的任何地方进攻。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主义领导人公然地说，他们的防卫界线是远远超出南非边界的。事实上，南非对安哥拉和赞比亚的攻击证实了这一点。

在南非本身，随着更多的残酷法律的通过，压迫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警察和军队根本不把非洲人当人对待。

安全理事会现在应为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采取一致和坚决的行动。这项解决办法的份量与局势的严重性应是相称的，同时还须考虑到一项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南非一直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决议。联合国宪章规定采取既和平又坚决的解决办法。除非我们能够通过这次辩论作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积极决定，安理会的信誉将受到不利的影晌。

不论它怎样说，南非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南非由于充分知道它能够依靠安全理事会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因此它完全不顾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在第三十一届大会，博茨瓦纳外交部长呼吁西方国家

“不要为了商业和金钱利益而牺牲非洲当地人民的利益……” (A/31/  
PV. 27, 英文本第 18-20 页)

今天我们重申这项呼吁。

主席：我对博茨瓦纳代表对我的客气话表示感谢。

现在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根据昨天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鉴于还有很多人要发言，我希望会议能够准时开始。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